

90后零姿态

Calcutta

黄先智
著

飞往 加尔各答

用梦境交换生活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飞往 加尔各答

黄先智 ——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往加尔各答/黄先智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 - 7 - 208 - 13649 - 6

I. ①飞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37782 号

出品人 邵敏
责任编辑 陈蔡 汤森
封面装帧 钟颖



飞往加尔各答
黄先智 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90×1240 1/32
印张 9.75
字数 128 000
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 - 7 - 208 - 13649 - 6 / I • 1500
定 价 30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西伯利亚的我 / 1

黄色的树林 / 38

巴塞罗那的空气 / 51

车站坟冢 / 90

槐 树 / 114

卡桑德拉的梦 / 120

云中记 / 142

睡前安眠故事101 / 149

寻找一枝莲 / 166

我们的生活 / 199

偷窃月光 / 224

飞往加尔各答 / 232

飘零的蝴蝶 / 241

信，寄往北方 / 271

忧郁症 / 285



西伯利亚 的我

“啊呀呀，我才好烦恼呢。”

这是幸子在电话那端说话。听声音，幸子也和阿惠一样在吃饭。那边时不时有勺子搅动的声音，大概是有幸子最爱的冬瓜汤。不过，那边的环境静得出奇。大概是幸子守在花店里，吃着从外面叫来的盒饭。

“你哪有什么好烦的，”阿惠说，“我是真烦。”

“你啊，从来不知道珍惜。”幸子说，“至少还有人向你求婚，对不对？可我啊，不仅没有人向我求

婚，连个稍微靠谱点的男朋友也没有。唉，我才好烦恼啊。”

阿惠被幸子夸张的语调逗笑了，不过立马又严肃了下来。“这可不算什么求婚。”阿惠说。

“怎么不算呢？这可以理解嘛，你们认识那么多年了，大概……至少有六年了吧。能够在一起六年的可真不多啊。虽然他说话有点急，但也只是想快点结婚吧。”

阿惠撇了撇嘴，没说话。她是在学校的教师食堂给幸子打电话。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孤零零的。远处的人影也稀稀落落。用餐时间快结束，食堂里其他老师也走得差不多了。

“啊呀呀，想开点嘛，”幸子说，“要是你是为了他求婚的态度这件事纠结，那就太不值得了。在这个点上使性子，很不理智啊。”

“我跟你说了，不是这个原因。”阿惠说。

“那是什么？你到底想不想嫁给他？”

阿惠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

幸子也沉默了一会儿。“那就难办，”听声音，

幸子又吃了几口饭，“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别人怎么帮你？不过……啊，来客人了，这时候竟然有人来，真是稀奇……算了，我先挂了，待会儿再说吧。”说完，幸子立马挂断了电话。

其实阿惠平常也懒得给幸子打电话，只是这件令阿惠烦恼的事，想来想去，她还真不知道给谁说。阿惠和幸子是大学里的室友，毕业之后都留在同一个城市。不过幸子当时本来就是糊里糊涂进来学校，根本不喜欢当老师。毕业后一两年里杂七杂八做些事，最后在城南开了一家花店。不像阿惠，一毕业就直接做老师，并且有做一辈子的趋势。目前保持着联系，也不过只是觉得，没有什么断开联系的必要，维持现状就挺好。

上个周六，阿勇向阿惠求婚了。本应该是很水到渠成的事，毕竟他们在一起也六年了。可是阿惠却很犹豫。阿勇人不坏，还算高，长相中等偏上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和她合不来的地方，稍稍有些大男子主义……阿惠可以列出许许多多打消自己的犹豫的理由来，但是都没什么用。说到底，阿惠也不知

道自己为什么犹豫。她问自己，她爱阿勇吗？她自己也不知道。当时答应和阿勇在一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既不讨厌又不喜欢，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。六年来，也没有什么硬要分手的理由。但是六年就仿佛一刹那，现在，终于轮到阿惠要做出决定了。

那天的事本来是件很小的事，但阿惠不知道事情为什么突然就变得复杂了。当晚气氛从阿惠坐下开始就很沉闷。因为第二天要请假，阿惠在学校里耽搁了不少，理所当然地没有按时赴约。开始，阿勇和阿惠约好在“新世纪”。虽然阿惠迟到了，阿勇也没有说什么。不过两人刚讲了几句就都沉默了下来，实在很尴尬。手机响起来的时候，阿惠面前的牛排已经冷了。那天晚上阿惠一点胃口也没有。阿勇已经帮她把牛排切成了一块一块，即便阿惠没有要求。既不高兴，也不讨厌，大概阿惠就是这样子的感觉。然而手机突然响起来，还是让人吃惊不小。“新世纪”里灯光黯淡，静而少人。一块一块红色的桌布，在昏黄灯光之下，似鱼群一般

游动。

手机摆在红色的台面上，屏幕亮起来。两个人共进晚餐，阿惠一直不知说什么，可现在连沉默也被打断。阿惠迅速瞥了一眼，然后用右手食指摁掉了电话。

阿勇放下刀叉，看着阿惠。“是谁呢？”他问。

“没有谁。”阿惠含糊地说。

“那我看看。”

说着，阿勇便伸手将电话拿过来。阿惠猝不及防，条件反射般伸手与阿勇争抢。两只手停在空中，手机差点就要掉下来。

两个人又都是一阵尴尬。阿勇将手机还给阿惠，阿惠重新将它放在桌面上。阿惠低着头，首先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阿勇看着阿惠，沉默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“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？”

阿惠没有再回答，只是低头看着双膝。她既不预备争吵，也不预备做别的什么。她低着头，面对眼前一小块一小块的牛排，还是一点儿胃口也没有。

“不是我想看，”阿勇顿了顿，说，“只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加坦诚一点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阿惠咬着嘴唇回答。

“如果我们两个之间都不能做到尽可能坦诚，那我们怎么保持对对方的信任呢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阿惠，这大概不是很难的事情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阿勇伸手捉住阿惠放在桌面上的手，紧握在手里。“那你可以告诉我，刚才谁给你打的电话吗？”阿勇说，“如果不愿意告诉我的话，也没关系。”

阿惠低着头，坐在对面的阿勇，只能看见她两侧的发丝垂下。长长的鬓发，差点要碰到装着牛排的托盘。

“是……幸子。”阿惠犹豫了一下说。

“哦，”阿勇的语调变得轻松了一些，然后又重新拿起刀叉，“那你为什么不接呢？”

阿惠沉默下来，无言以对。她向来不会撒谎，现在也找不到什么好理由。阿勇叹了口气，点了支

烟，抽一会儿又放下，重新拿起刀叉。现在，两人之间只有牛肉被切开时发出的哧啦哧啦的声音。

“阿惠？”

“嗯？”

过了很久，阿勇重新开口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阿惠不知道怎么了，只见阿勇的眼神周游不定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最后终于停下来看着阿惠。

“我们结婚吧，阿惠。”

“嗯？”

这实在太突兀了，阿惠还没有回过神来，一脸茫然，眉毛细长细长。阿勇停了停，见阿惠没有反应，继续说：“我一直在想的，今天把你叫出来，本来是想说这个事。但你一直都不说话，我也不好开口。可是说真的，我们不能总是拖，现在也该结婚了吧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如果不尽早解决的话，以后可能会更麻烦吧。还有很多很麻烦的事在以后等着我们啊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能老是含混带过啊。你觉得我们该什么时候结婚呢？”

“唔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“阿惠，我们总归要结婚的吧？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阿惠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和我结婚？”

阿惠沉默了一会儿，长长吁了一口气。她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最后，就是这句话彻底激怒了阿勇。他往后一仰，像一摊无可奈何的烂泥摊开在沙发上。过了一会阿，他不发一言，脸色阴沉，将桌上自己的东西收拾干净，起身离开。他的那盘牛排已经吃得干干净净，而阿惠这边，一小块一小块均匀排好，却基本还没动。

当时幸子听完，问阿惠：“那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呢？”

“啊呀，这不是重点啦。”阿惠就这样敷衍过去，不知不觉中还用到了幸子的口头禅。

不过，当阿勇走了之后，摆在桌上的手机突然

又亮了起来，是一条短信。阿惠翻开来，是刚才打来电话的号码，一个来自国外的号码。里面的内容是：

“终于到莫斯科啦。：）”

那晚之后，阿勇就开始和阿惠玩起冷战。不过第二天阿惠就要走了，一走就是七天。这七天是为哥哥的婚礼腾出来的。在最近的生活里，一切都让阿惠有些不顺心：哥哥马上就要结婚了，阿惠却不是很高兴。倒不是说阿惠不赞成哥哥结婚，只是实在觉得，刚参加完在这边的婚礼，马上又赶到千里之外的嫂子家，参加另一场，实在没有必要。可这不是什么能够商量的事情，按照嫂子家那边的风俗，婚礼不仅要在那儿再办一场，还得办得够热闹。阿惠无法说服母亲允许她不去。毕竟，眼看着儿子明年就要三十，现在好不容易将结婚的事情定下来，母亲心里悬着的什么终于放松了些。她当然不肯在这件事上放过阿惠。母亲支持嫂子再办一场，同时也坚持阿惠一定要与他们同去。

“是哥哥一辈子的大事啊，”母亲说，“你请一次长假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可是这假一请就要请七天，来回路上就要花去两天。阿惠不得不向学校打出正式的请假报告，但帮忙代课的老师还得她自己去商量。本以为那位一向与自己关系还不错的老前辈会一口答应，可没想到在阿惠刚刚说完之后，就开始严肃地抱怨，诸如“身体不好”、“上那么多课会很烦”云云，让阿惠即便不停故作轻松地抱歉，还是尴尬了好一阵。不过，尽管抱怨了一阵，最后她还是答应了下来。这一点阿惠能够体谅。毕竟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心情不好的时候吧。

母亲一直旁敲侧击。哥哥结婚的事情让母亲操心了好一阵，没有精力再来关心阿惠。但现在事情基本告一段落，于是母亲重又在晚上打来电话。电话的内容漫无目的，只是无端排遣母亲无处倾倒的心绪，可阿惠又不能拒绝。最近谈得最多的还是哥哥的婚礼，以及婚礼之后的筹划和展望。每通电话之后，母亲总要再补上一句：“你哥哥终于结婚了，你呢？”

毕业以后，母亲就一直在暗示阿惠和阿勇的事情。母亲对阿勇很满意，确实，大体来看，阿勇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。既然没有什么问题，干吗不结婚呢？阿惠回答不了。后来母亲干脆直接问了出来，阿惠更是无言以对。也许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她什么感觉也没有，既不期待，也不讨厌。她爱他吗？啊，爱，或许爱。不，爱，尽管有时候会有些不愉快。看吧，甚至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些摇摆不定。

谁也无法给她准确的建议，除了她自己。实际上，关于她自己，还有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，一个她甚至谁也不能告诉的秘密。在她之外，还有一个独立于她的她自己。她经常和她自己通电话。

不，不是姐妹，不是亲戚，也不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与她长得一模一样。就是她自己。她像是一个游魂，飘荡在国外，飘荡在一些她去不了的地方。她不能去吗？那也未必，只是，她不会去。这是一种疲惫而又微妙的心境。就算她去了，又怎么样呢？她也不会看见她，归根结底，她还是她自己。

她常常从国外给她打来电话。阿惠也问过那个

勇于决断的她自己：“我爱不爱他呢？”

“这可难说啊，”一向爽朗的声音此刻也轻柔了下来，“问爱不爱他，可恐怕我们连爱是什么都没弄清楚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不过，你可确定你会爱上一个人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是不确定的意思吧。可有爱过什么别的人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就好好回想一下啊，总该能想到什么吧？”

阿惠很努力地回想，从小学到高中，到大学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在脑海里把这二十年来所有稍微留有印象的男生全部回想了一遍，但是什么感觉也没有。既不眷恋，也不懊悔。

“好像没有啊。”

“那就是了。大概你还没有爱上过一个人。”

阿惠有些怅惘。不过，这究竟是谁的问题呢？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。

“那你呢？你有没有爱过什么人？”